張清恪公年譜

張清恪公年譜下卷

男師栻師載編次

五十二年癸巳公年六十三

春正月疏薦閩藩司李發甲原任祭酒余正健臺灣道陳璸

時江蘇布政使金世揚丁艱員缺公以藩司乃屬員之表率必得行巳端方操守清廉才望素著者方克勝任乃保舉三公求

聖祖簡用一員部議謂巳

特簡年欽元所薦無庸議奉
旨張伯行所保舉之人着內閣記名未幾
特命李公巡撫湖南陳公巡撫福建余公視學江南
稱得人云

二月公赴省監臨

萬壽恩科

公懲前科之弊防閑嚴密而體恤備至士子愛公
如父母焉時正主考河南呂公履恒副主考山西
喬公雲名亦俱矢公
矢慎發榜輿論翕然

三月遇

萬壽恩詔復原職

陸宸徵來見

宸徵稼書先生子性淳謹無他能時尚未青衿爲族人搆訟連累事涉詞尾平湖令必欲困苦之或以陸先生爲請令曰雖孔聖子奈我何宸徵窘乃至蘇見公公使居於青浦陸氏之祖居而囑青浦令善視之且與鹽運司李公陳常共捐資令入太學責以勉承父業勿墜家聲

夏六月與同年仇少宰講學

仇公諱兆鰲字滄柱祝

萬壽回過蘇公以其向有盛名欲留蘇訓廸後進及

相與講學不
合仇歸浙中

秋七月公赴松江會同總督驗戰船

聖祖以廣東米貴命以江南營船運米十萬赴粤平
糶於是會同總督赫壽往松看驗營船總督見營
船俱不堪出洋願捐俸另僱民船請公會稿具題
公曰沿海設立戰船原以備緩急之用今不堪載
米何以禦賊乎此事難以上
聞不肯畫題總督又委兩司來云
聖人在上海不揚波戰船雖不可用無妨公曰兵可
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若以為可不用則沿海
水師皆應撤矣兩司又傳總督意曰是我主稿縱
有議處亦督重而撫輕公曰我論理之是非不計

處分
也

八月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聖祖諭有當進之書着進呈朕覽乃進濂洛關閩書
集解

九月公赴鎮江會同將軍總督提督總兵驗戰船

民船運米之疏總督果奉

嚴旨並

命將軍督撫提鎮齊集查船公見營船大小不一船
式互異深駭焉總督問營船捕盜曰營船與民船
有分別乎對曰無分別公曰若無分別則營船亦
可以爲民船民船亦可以當戰船矣將軍默然不

答簽此時張元隆案内已供出將軍家人吴良領票走洋而當日看驗之船取民船充數非盡營船也

冬十一月再進濂洛關閩書

公更加訂正奉表恭

進

建紫陽書院

蘇州向無書院時來學者衆公命於滄浪亭讀書地窄不能容乃於府學東建紫陽書院拆吴江淫僧水北菴材木以供用又藉其田三百餘畝以爲諸生膏火資

十二月條奏海船編號

其畧云民船宜令與營船有別而民間之漁船亦宜令與商船有別營船前後刻一大營字兩旁刻某省某標某營第幾號船捕盜某人商船前後刻一大商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縣第幾號船船户某人漁船前後刻一大漁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縣第幾號船船户某人漁船止以捕魚不許裝來酒下洋亦不許載貨物進口奉

旨所議甚是遂

命沿海地方遵行

閑闢錄刻成

程篁墩著道一編謂朱陸之學始異而終同休寧程敏暾先生作閑闢錄以闢之是時陽明之學已盛行於世此錄專攻陸氏無一字及陽明葢陽明之氣燄方張先生有所忌而然耳然陸王本同一派闢陸即闢王也公以其衛道有功故刻之亦使學者知所辨云

學蔀通辨刻成

陳清瀾先生著此以闢陽明首辨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爲異學次明學者陷於異端由來之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摧陷廓清無所逃遁故特刻以示學者公每云陸王之學不熄程朱之學不明生平攘斥陸王不遺餘力而未嘗自著一書以排之葢此書與張武承王學

質疑辨之巳悉
不必更著書也

五十三年甲午公年六十四

春正月奏免揚州落地税

其畧云揚州設有税課大使每年額徵税銀一千二百餘兩解司而正項之外羨餘竟至無算臣查各商貨物已在城外揚關輸鈔迨入城復納落地税似屬重科今商民紛紛具呈臣批江藩司會同兩淮運司查議據詳請於運庫經費項下節省代捐以足税額永免徵收查兩淮鹽課每年有臣衙門規例銀二萬兩臣蒞任五年絲毫不取已爲鹽商省銀十萬兩今止每歲代捐一千二百餘兩實

可免商民無窮之累稅銀既免大使一官亦可裁
减部覆准行

禳火災

是春蘇郡日厄於火公
爲文親禱其患頓熄

三月紫陽書院成

前堂設朱子神位中建講堂後建大樓兩旁建書
舍以崇明縣教諭鄞正宗吳江縣教諭夏聲董其
事時浙江福建江西山東多有負笈來者不獨江
南人士也生舍至不能容公欲廣之未果

夏五月劾布政司牟欽元

初上海人張令濤係張元隆之族弟在前任督幕用事及總督罷令濤又改為孫以仁夤入年藩司幕内公奉部駁審余元亨等海洋三案又崇明穆總兵盤獲李崇御海船廣有金銀照票不符一案案内皆供出張元隆屢飭屬員審明詳結而司道府縣合成一局不遽結也時又有上海縣人顧協一閔三等控告張令濤並供其潛匿藩幕等情公容飭上海縣訊其子張二果如所云又其家送信到藩署回稱不在而信却收受公以令濤為元隆黨羽謀入藩幕不無從中布置使

欽案不得完結且伊被告發亦應審究因面問年年云向有孫某辭往粵東矣公命其遣人覔回年雖面許而終不令出海洋各案亦漫不經意公摺奏

聖祖命具疏來乃題叅該司庇惡匿犯請暫革職奉

旨將欽元着暫革
職該督審追

致書浙撫查東江故道

其畧云江浙地勢相為依倚素稱澤國浙中諸郡之水半瀉太湖由三江以入海今婁江松江俱通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曾閱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東江故道即今之乍浦向經其地果有舊閘及天妃宮故址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年先生憂國愛民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為膏腴功非淺鮮也

致書河撫請賑饑

河南歲饑公家所有庄田盡蠲其入又致書河撫並司道府縣請設法賑濟以活饑民

與王心敬講學

王心敬名豐講學關中湖廣制臺延至嶽麓書院又薦以博學弘詞時來蘇講學與公談論以靜坐澄心爲入德之要謂不必分門別户詆誹前人益陸王之學也又與公門人吳澍金潮輩往復辨難彼此牴牾遂辭去

秋九月公赴省王試武闈公明如初

冬十一月

欽差審事大人張鵬翮阿錫鼐到鎮江公赴鎮請

聖安

初公叅奏張元隆余元亨等爲寧靜海洋起見而總督噶禮誣奏公爲挾仇大司農張鵬翮審事時左袒總督而擬公罪其後公復任部議以前署撫王所擬元隆之弟張思永等徒杖之罪尚輕駁行公再加詳訊此時適有李崇御一案又詞連張元隆等公乃嚴飭府縣務欲審明而若輩揮金布置屬員相結呼應不靈乃不得已叅藩司庇惡黨奸至是

聖祖仍命張大司農同副都御史阿錫鼐審理張令
濤李崇御余元亨三案大人至鎮江公任請
聖安并請候大人審供大人命田蘇公田蘇將各案
叅奏始末審出真情倫文咨送太人並不審理而
家叅公藏匿海賊奉
旨海洋有無盜賊之處着張鵬翮會同巡撫張伯行
親詣賊穴勘明具奏大人藏
旨不發至十二月竟入京面奏公藏匿海賊應革職
聖祖曰曾問口供否大人曰未曾
聖祖曰且問口供仍復來蘇

小學衍義成

是編共八十六卷以朱子小學之目為綱而下另
為之目取經史中之嘉言善行以實之與大學衍

義及衍義補互相發明公命門人纂集而親爲訂正焉始於閩成於吳以卷帙浩繁尚未付梓

陳北溪集刻成

北溪先生所著字義及道學體統似道似學二辨向傳於世其全集不可見公於織造曹公寅處得抄本即錄之選刻焉

勤齋考道日錄刻成

玉峯諸莊甫勤苦力學至老不衰所著考道日錄頗有見道語陸稼書先生嘗訪之公至吳問其人已没一子年三十餘貧不能婚公命屬吏求儒家女妻之而選刻其書

道命錄刻成

李徵之先生作道命錄備詳程朱生時與廢身後追崇公是年刻之所感深矣

五十四年乙未公年六十五

春正月養正先資訓蒙詩選刻成

公以士習之端必先蒙養因取陳北溪先生養蒙三言四言諸韻語刋爲一冊名養正先資又取其五言詩及胡毅更七言詩數十首繼梓成編名曰訓蒙詩選親至紫陽書院命教官給發是日總角之童肅容而進者數百人領書拜謝公爲答禮并傳諭要書者以月朔爲期後因事不獲屢行亦㒺

中盛
事也
欽差大人張鵬翮阿錫鼐後來蘇問供公被揩叅
大人至蘇宣傳
聖旨字句多有遺落添改謂公云
皇上問你要海賊公曰海賊有無請大人研審張令
濤等三案可見我實不知海賊去處祈大人詳察
轉奏大人即住鎮江具揩叅公狂妄自矜不肯給
供應革職看守奉
旨暫停革職
看守審理
二月上瀝奏實情仰祈

睿鑒疏

時准吏部咨文知照方知大人叅奏奉
旨不允乃上此疏謝
恩并陳實情大人於二月復親往京師摺叅三月十
五日
旨未下又摺奏奉
旨令公明白回奏

夏四月上明白回奏疏

其畧曰張元隆係蘇鎮臣在洋盤獲之余元亨所
供經前署撫王度昭審擬具題部駁覆勘臣飭府
縣究審據詳元隆已故伊弟張思永將元隆自置
洋船以百家姓編號要造百隻及代客冒籍領照

招集無賴出洋之處供認鑿鑿內有趙元發一船遭颶打壞不返有無在洋爲非不可不查問明白乃案內楊君茂等三十八名拘提日久並抗不到臣兩次題參承審遲延俱叙原供入疏部案可稽李崇御一案係崇明鎮臣在洋盤驗照票人數不符船中滿載金銀不帶絲毫貨物委千把總押發崇明縣審問據府詳該船閃爍挨延半月方至吳淞江口催船潛泊元隆後門搬運金銀一夜至崇邑又賄囑該縣聽其暗運半月等情通詳到臣崇御等如果良商何難到官置辨乃遷延顧慮行賄賣法是在船金銀謂非來路不明其誰信之張令濤有顧協一閔三等首告通匪被害告發者十餘紙抗匿不出懸案莫結令濤縱非通賊亦係豪惡何得挨延半載藉庇抗官即謂首告不實應於顧

協一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爲地方大吏寧能置之不問乎臣屢將元隆令濤等惡跡咨明
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
聞案件自見明白乃將各犯悉爲開脫獨叅臣以狂妄自矜之罪臣雖歷官巡撫而服食起居未脫寒酸故態以爲迂腐則有之何敢於
君父之前自蹈狂妄以取罪戾乎然臣止知有
君父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益深此區區微忱不敢有一念之或欺者也
欽差大人於三月二十九日過蘇往上海放行福建米船四月初十日來蘇又問供公所供俱非大人意又叅請革職看守

又上歷次親供據實奏明疏

先是三請革職疏上奉
旨欽交事件應盡心審明原委具奏張鵬翮等屢次
前往未能徹底審明希圖朦混完結今又請將張
伯行革職繕摺具奏殊玷官箴這事情仍着前往
徹底審明具奏而公奉
旨明白回奏疏奉
旨這回奏情節交張鵬翮等一併審明具奏公跪聆
恩旨感激涕零將先後口供瀝陳上奏而大人之怒
益甚
矣
六月奉
旨革職看守審理公任鎮江

五月大人復訊揑飾口供牽連事件摺請革職看守益至是已七疏矣

聖祖乃有是命大人接部文恐即於蘇州取印必致士民喧嘩乘公熱審往常州遣蘇藩司到船取印隨將公交常州營遊擊房世淳押赴鎮江十七日轉交鎮江營叅將徐元勳看守於城隍廟即於是日黃昏錄供逼公認罪多方摧折公據實上供大人俱擲下如是者三日忽謂公曰爾有幕賓乎對曰無大人曰豈有巡撫而無幕賓者公曰我向來無幕賓止有書記一人大人即命傳至問其姓曰沈又問何處人曰浙江嘉善人翰林沈辰垣之侄也大人曰我有世誼久聞爾才學人品俱好與爾主人相得甚久今主人年老眼昏不能寫供爾可代寫沈錯愕不知所爲旁又有人名語以威脅之

沈悉如大人所指書之既出大人招公上曰爾已
有供矣公以此沈某所寫非我親供大人曰爾幕
賓所寫即爾親供爾他日將叩
闕不服乎房遊擊施同知現在彼皆明証是爾口授
幕賓者也阿大人笑曰今尚想叩
闕乎須來世耳是夜公自度不免及晨阿大人忽奉
旨名入京後不復審竟據幕賓所書之供擬重辟
審供時公嘗從容問張大人曰當日何所見而特
薦我今何所見而必欲置之死大人曰當日為官
好應薦今日不好應叅公曰我為官曾有貪贓壞
法之事負
朝廷辱薦舉乎大人曰爾以為不取錢即是好官乎
好官當為
朝廷辦事公曰然我誠不能辦事但例應革職何必

致之死大人曰爾但認罪只須問徒折贖便可田家既而大人嘆曰我薦爾一番究竟於我何益公曰我當日只知大人薦賢為國報
朝廷即所以報大人初不知更有所以報大人者若必欲另有所報當日即不敢受薦矣大人默然不悅　公初至鎮江房遊擊看守嚴密家人亦不得出入百姓來見并有獻果蔬者輒斥去及易徐叅將諱元勳者其人平日重公道學而公亦嘗以其廉靜亟稱之至是極力保護公門人子弟聞難來省者輒問名引入相與講道不輟

著四書講義纂輯四書正宗輯學易編

公在寓每與子姪門人講四書輒作講義一篇平正通達大有益於學者共得二十五篇今附刻文

集中正宗抄本七十餘卷學易編抄本六十餘卷俱未詳定

重選讀書錄困知記

二書向已選刻公以爲尚未精當故重選之書成未刻

秋九月大人擬公重辟疏入留中

冬十一月奉

旨入京

時奉

特旨命大人同公入京揚州士民聞公將於初一日

過揚集廣陵驛前會送者幾萬人至晚不來乃散越明日午刻到揚猶有數百人執香請停舟一見伴送同知胡璉不可士民追送四十里嗣後過邵伯高郵夏鎮濟寧凡州縣市鎮俱有市民焚香拜送初四日至淮安總河趙公迎會見公舟甚敝大驚曰我有小船頗穩當送公至濟寧乃易舟至黃河天已昏時細雨霏霏周天如墨濤浪洶急人對面不相見公欲泊清口胡同知急趣渡河公幸以總河舟得濟而從行一舟竟覆公弟文菴姪玉光壻孔鍾山及友田崑生皆溺急救得不死大人聞知遣人慰問且云已深咎胡同知矣公謝之 至河間有副將魏公經國具官服迎於道左曰我武夫不讀書然聞當世仁人君子無如公者仰慕久矣嘗恐不得見今幸至斯敢不求見乎公下車與

欵洽握手而别未幾調通州副將公適爲總督魏
公巡察倉場甚力　大人在途中每遇人輙使致
意欲公往見之公曰吾犯重罪豈敢私見乎及將
近京師忽使胡同知請見公乃往至則以邸報示
公公閱畢大人曰湖南陳撫軍素著清名今被
嚴旨可知做官貴有才徒清無益公對曰我向者但
知其清不聞其有才
大人目視者久之
陛見於
暢春苑
二十二日至長新店公欲隨大人至
暢春苑

陛見然後入京使胡同知道意大人曰彼今有罪豈
可與我同去即命胡同知送公至吏部衙門交
文選司滿郎中姚光祖看守而自往
暢春苑啟奏
聖祖問張伯行來乎大人曰進京去矣
聖祖曰明日同來見乃遣一司官拉公去天明至
暢春苑
聖祖名見大人奏曰他並不認罪
聖祖曰他原無罪可認公叩頭謝
恩曰臣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
聖祖又曰此人朕還用他查有錢糧衙門與之復謝
恩出大人仍命
姚司官看守

名對

乾清宮奉

命於南書房行走

聖祖既入宮忽蒙

名對問話

上云人要無私心方好奏云臣無私心

上云人無私心就是聖人了如何還有人怨你奏云

仁者無私心而當理臣雖無私心而所行未必當

理又問如今講理學有人麼奏云臣鄉有冉覲祖

是遵程朱之學而不闢陸王的

上云前輩不必闢他也罷了奏云論人品自然當尊

敬他論學術則不可不辨恐貽悞後人其他奏對
甚多自午至申方出蒙
諭在南書房行走翌日又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又
命講太極圖說俱繕摺進
呈是時公雖在
御前而張大人仍使姚司官在寓看守姚為人真誠
謙讓與公相得甚懽至　日三法司議覆大人
本上奉
旨從寬免罪姚乃撤回
十二月
特旨補授總督倉場户部侍郎

先是
聖祖命以有錢糧衙門用公中堂王公曰現有户部侍郎缺可以奏補也旁一人厲聲曰彼以革職擬罪之僉都御史而補侍郎是陞非降矣惡乎可或曰以光禄寺卿與之又有一人曰不可彼好叅人正卿尚可叅人當以少卿與之至是不由廷議
特補倉塲侍郎二十三日吏部宣
旨張伯行仍帶革職署倉塲侍郎事着効力贖罪二十八日
到任
五十五年丙申公年六十六
春正月公赴湯山請

聖安
聖祖在湯山公同衆大臣請
安
聖祖命寫名進
呈時開列户部侍郎後即應書公名以倉塲原帶户部侍郎銜且有衙門在京也張大人曰彼仍帶革職不可乃畫書小九卿而附公名於末

二月公赴通州任旋回京

倉塲有兩署一在京師海岱門外一在通州定例每年四月出巡通州九月回京辦事兹值二月漕艘尚未抵通故赴任即回京也嗣後每年依例四月赴通九月進京有會議進奏事件仍不時來往

公奉

旨發倉米平糶

聖祖以通州霸州天津諸處去年秋收稍歉

命先發倉米二萬石平糶不足再奏仍不時巡察使

小民得沾實惠乃往通催發各倉米石並親往天

津霸州等處巡察盜賣之弊

三月公奉

命查順永二府賑濟

時發倉米賑濟二府

聖祖命公同滿倉場荆公山不時往返巡察仍派副

都御史阿錫鼐通
政使楊柱帮助
夏四月
欽賜松鼠硯
公赴順天府各屬查賑
五月公勉受萬民衣
山東兗州府屬十五州縣士民黄培業等數十人
進萬民衣一冠一至通曰前者濰河之水當秋汎
汎溢淹民田數百萬畝公為濟寧道時疏濬弘深
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濰入運由運入海向

之壑澤今爲膏腴廪邱之西五岔口迂曲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十五州縣士民皆蒙利賴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爭不決乃建於五岔口令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之私公謙讓再三不得已受之賜之飲食更訓以事親敬長守法急公之道皆拜謝去

公祈雨

時畿輔亢旱公在通虔禱城隍廟乃獲甘霖及查賑在途聞京師祈雨仍蔬食

秋七月出查永平各屬賑

永平守謝公名賜履清操愛民至是請於公曰某所屬州縣向有社倉積穀今春民皆乏食令悉借

出民頗賴之公聞大喜令乘秋成豐熟廣爲勸輸多置社倉以備凶荒并爲商議斟酌收成之分數以爲捐輸之多寡每年出陳易新至今永賴

八月因通州

九月因京上社倉事宜

八月自永平回京將永平社倉具摺奏聞并請將留漕四萬石分貯永平六州縣一衛以爲常平倉每處各立東西貳倉每年一存一放如此則民有社倉官有常平既有凶荒之備亦無紅朽之虞至九月復條陳社倉事宜共十六條又增二條又補遺二條上之

聖祖命九
卿會議
冬十月奉
旨赴永平料理社倉
九卿議覆社倉事宜
聖祖意以為社倉自古備荒良法但奉行甚難其人
今知府謝錫履既行之有益於民即着親往永平
與知府商酌舉行公於是復往永平至十一月回
通明年謝守報捐過米
三千一百九十四石
十一月通州接

駕

聖祖問社倉如何公一一奏對又問話良久公有奏薦

聖祖以爲然

五十六年丁酉公年六十七

春三月隨

駕至河西務看河

夏五月上陳餘米摺

其略曰臣查紅斛進倉平斛放米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其餘隱匿不報云是給丁之項臣查所不報者雖止一斗五合六抄以通漕合算每年約有三十餘萬石漕糧關係重大乞

勅部查明收受成例畫一定議以便遵守奉

旨發部

議

秋七月再陳餘米摺

其略曰臣前以隱藏之米三十餘萬石啟奏蒙

皇上已發部議矣臣再加訪查紅斛一石進倉止有平斛一石約餘二斗五升每年約六七十萬全無着落隱匿不報者已有三十餘萬謂之飛米俗所

謂飛糓轆子者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名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黑檔米者是也或令旗丁賣於他人謂之買餘抵補臣到任以來槩不准行所以倉中米甚多若再加隱藏之三十餘萬其米愈多部議若有不合祈令九卿再議倉塲之弊甚多此其最大者臣故瀆奏云云因與滿倉塲阿公意見不符九卿以公所奏無庸議事遂寢

八月

特召主順天鄉試

倉塲係出巡之員主試例不開列茲出自特簡公入闈與副主考翰林鄂公爾奇並矢公正以

士子關節多藏於文之破承公先將白紙密封破承然後發各房又主考同考共聚一堂閱卷不得帶入私室順天係士子爭名之地弊竇難絶而怨望又易生獨是科榜發弊絶風清無一怨望者舉子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汩於勢利云

九月師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

公赴通州

冬十月公回京

十二月哭

太皇太后靈

五十七年戊戌公年六十八

春二月

欽賜康熙字典周易折衷

夏四月太史王承烈來問學

太史徵士王心敬之弟也公閱其所著省身錄雜未能盡脫伊兄習氣而所學較正且爲人篤實造道無難深器重之

公赴通州

九月回京

五十八年己亥公年六十九

國子監司業涂天相來講學

涂公湖廣人曾受業於熊敬修以所著靜用堂偶編就正於公公喜其學醇正為作序

夏四月赴通州

秋九月回京

冬十月赴石漕接

駕

五十九年庚子公年七十

夏四月公赴通州

薦沈公近思陳公守創吳公隆元監督倉塲

公常懷以人事君之義汲引人才若將不及然或揖奏或口奏不令所舉者知之即子弟亦不與聞

冬十月公田京奉

旨管理錢法
錢法堂定例屬戶部右侍郎管理至康熙五十年
聖祖特命大司農趙公申喬領之至是趙公卒
聖祖以屬公於是兼
理錢法倉塲二事
奉
特旨補授戶部右侍郎仍兼管倉塲事
公既奉
特旨補授戶部右侍郎吏部遵例將倉塲總督開缺
另補本留中至十二月中堂啟奏
聖祖曰倉塲緊要自然仍是張伯行管理於是倉塲

錢法盡公一人職掌政務殷繁公感激
皇恩竭力圖報晝夜勤勞廢寢忘食精神耗甚
太史孫嘉淦來講學
太史山西人以雜著數篇請正公許其有體有用異日事功學問必大有可觀未幾遷司業督學安
徽
六十年辛丑公年七十一
春二月
欽點公會試總裁

先是正月二十　日

欽點隨

駕祭

陵至二月初六日巳出永定門禮部遣官追田遂入

朝謝

恩赴宴入闈是科總裁四人大冢宰張公鵬翮大司

農田公從典公與

少司馬李公紱也

夏四月上疏請發倉米平糶

時京師米貴而錢更不敷公與九卿議請預發秋

季各官俸并議軍餉半錢半米則民間錢米俱得

充裕九卿多異議公力主之疏上從之并命會同

戶部派出賢能司官六員照時價減五分糶賣公

身自親查米價果平
至秋收後奏請停止
五月降三級留任
以會場內印記不符失於覺察大學士等議總裁
降調革職有差奉
旨與張公鵬翮田公從
典皆從寬降級留任
公赴通州
九月公回京
條奏黃河水勢

時河南馬營衝決
旨問河南人有知水勢者着具奏乃上摺其畧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止三里故黃水之性向曾留心葢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遇衝決後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而缺口難築若舊河仍行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洩有餘之水耳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必然之理也今武陟決口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其有餘聞南來人言黃河仍舊東行俟入冬水落稍加堵築即可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源遇天時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進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今歲黃沁交會冲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而糧艘遄行盡得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冲決以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成萬

世之利
聖祖命與九卿會議
公赴湯山接
駕面陳河務
公接
駕
聖祖一見即云前日條奏河務與朕意甚合次日同
九卿請
安
聖祖召公近前
命將河勢再說一遍公奏曰臣愚以爲河南每年有
黃河之患皆因黃沁交會水勢甚盛臣意欲於交

會之處建閘一座草壩二座重重關鎖使不泛溢一引沁由賈魯河經嘉祥鉅野入濟以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再加挑挖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河東涯有五空大橋空皆用板閘閘任水小使水皆入運水大則啟板使入海至於濟寧運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引沁入運水大下板引沁入湖如此不但漕運有利而臨河之田盡成膏腴矣

聖祖云所說皆是但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對曰臣前任濟寧時曾遣人往看有舊河形跡

聖祖云現有地圖在此隨將地圖指看曰此不是嘉祥縣山乎對曰臣實不曾親見只據人說

聖祖曰然時滿少司馬牛鈕在側奏曰張伯行不知河務只據紙上陳言妄奏

聖祖曰他所說有是有不是畢竟是他留心即書亦

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牛鈕遂不敢奏○公奏
事畢出
宮門大司空海寧陳公元龍迎謂公曰余侍直
禁庭垂四十年每見承
恩台對諸公語多含蓄或吶吶如不出口從未有似
公之愷切詳聽者上下交泰而臣能盡言於今日
始驗矣衆大人
聞之以爲信然

冬十月告假省　親

二十三日公接家信知　耿太夫人有恙遂連夜
具摺告假省親
聖祖傳諭問公往返得幾時公奏乞
聖恩許臣家往一月往返途中再一月而奏事汪大

人回奏誤傳一月往返
聖祖曰不太屢乎再寬五日至十二月初一日來京
且武陟決口是其便道並着看視遂於二十四日
黎明起程先是十一月初四日　耿太夫人病中
忽顧次孫師載曰爾父來矣蒙
特恩許假兩三日必到至初五日果得出京之信初
六日到家拜　太夫人於床前曰兒離膝下十六
年矣今蒙
恩給假使母子相見　太夫人喜甚曰吾聞爾到家
病已愈大半於是延醫診視咸云即日向愈公留
侍湯藥數日　太夫人聞限期甚廹催公啟行曰
君命不可違也遂於十二日拜　墓十五日自家起
身赴武陟看河時決口現在堵塞公於馬營決口
泰家廠木欒店各處審視十二月初一日回京謝

恩奏對良
久而出
斯文正宗成
公以古文載道編尚有
未慊處故另訂是書
六十一年壬寅公年七十二
春正月與千叟宴恭和
御製詩進
呈

新正初五日
命集滿漢年老大臣
賜宴宴畢至
乾清宮謝
恩
聖祖命大臣能動履者俱進見
聖祖曰今日閒暇不必跪俱坐下説閒話因
諭衆大臣曰凡爲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
伯行爲巡撫時凡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
聞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是日
聖祖御製千叟宴詩公恭和二首彙送南書房進
呈是月
賜克食十餘次盠千古
異數也

三月公祈雨

奉

旨查京通各倉米色

聖祖命照去年發米平糶公奏請查倉照米色定價

奉

旨依議遂同孫公渣齊阿

公錫爾徃查京通各倉

查勘米廠

時京師通州各設賣米廠數處將各倉變色米減價賣出公徃來巡查自四月至九月勞苦特甚

製徽州紫陽書院誌序

徽州紫陽書院誌施誠齋先生稿本也原任大司成吳公苑纂成未刻令嗣生員吳某至通州求序

公雖政務殷繁喜先

賢遺澤未泯序之

冬十月

名對淡寧居偶疾蒙

恩命大臣扶出尋愈

初三日同諸大臣

名對諭陝西虧空事公忽口角涎流不能自持

聖祖望見命少司寇阿公總漕張公扶掖出有頃起居如常

聖祖又問隆大人云張伯行病勢何如隆大人回奏曰頃在外見神色如常

聖祖始釋然明晨仍往奏事

赴通查倉

初五日

聖祖命同總漕張公查倉是日赴通至初八日入京回

奏

十一月

聖祖賓天公入
大内舉哀宿公署
公受
恩深重一聞
龍馭上升五内崩裂入
内哭
靈哀慟幾絕自十四日齋宿本衙門至來月初九日
每日三次進
内舉哀形神憔悴血
淚未乾皆出至性
皇上御極公隨班朝賀

謝倉場事專任戶部并管錢法

上以公年老兼理重務力不能勝故另簡倉場而公專管戶部及錢法事。先是十月

上奉

聖祖命查看通倉十二日

駕至通公祇迎即傳

諭張總督年老不會騎馬在後不妨不必隨行至

行宮公請

安

召入問話霽顏溫語禮遇優渥二更回署嗣隨

上查看各倉十七日送

駕至京啟奏又往通州直至楊

村催漕船二十五日回京

十二月

欽賜

聖祖所遺素珠

奉

旨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聖祖梓宮前舉哀畢

賜素珠一掛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時

命隨親王大臣在

乾清門預議并奉

諭年老大臣得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公與焉

保舉兵科掌印給事中陳世倕稽察錢局

吏部開列稽察錢局科員

上以公司錢法

命公保舉公舉陳公世倕得

旨俞允

恩詔開復降級

雍正元年癸卯公年七十三

春正月

欽賜人參四觔

二月

欽賜松花硯眼鏡荷包鼻烟壺

三月

欽賜鄭茶茶膏

保舉翰林院侍講鄭任鑰

時因四省布政缺人

上傳王大臣共十人至

養心殿面

諭各舉所知公遂保舉鄭公時鄭公督學江南

特旨補湖北
布政使司

四月公疏謝河南散賑

上以北直河南山東去歲歉收
特遣大臣散賑故集同鄉在
朝者具
疏謝

五月

賜香袋紫金錠離宮錠

奉

旨搜閱科塲遺卷及考試廻避官生

特恩賜一品封典追贈三代

侍郎應得三品

誥封吏部照常開列奉

旨張伯行着給一品封典追贈三代於是

誥封公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公之　曾祖考三代

俱

贈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　曾祖考妣三代俱

贈一品夫人　德配王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

皇太后賓天哭

靈

秋七月公疏謝緩徵三省

上以北直山東河南年穀不登小民輸將不給

命緩徵公同三省在

朝官員具

疏謝

欽賜鮮荔枝

八月公條陳河務

其畧曰

國家歲漕數百萬石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

通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於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而水之入湖者亦復無幾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大開府河使泗河之水由金口閘引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脉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遲為速之一法也再查濟寧至臺庄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四十座而臺庄以下至淮黃交滙中間將及四百里

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大旱之年㙟庄上下不無淺阻之患似宜於㙟庄之下徐塘口之上相其地宜建閘一座其於河道或有裨益此臣之所知也謹據實奏明

欽賜詩扇

扇一柄書咏竹詩四首

莫輕叢篠綠陰濈迸筍方抽嫩玉枝結實他年臻瑞物最宜栽向鳳凰池

幾竿青影映牕紗篩月梳風帶雨斜相對此君殊不俗幽齋松徑伴梅花

不厭東谿碧玉君天壇雙鳳有時聞一峰曉似朝儺處青節森森倚絳雲

一溪流水玉涓涓溪上修篁棲暮煙誰倩能詩文

與可筆端移得小江天

欽賜鮮棗鮮荔枝

特恩賜一品廕生

侍郎應得三品廕生奉

旨特予一品廕生於是師載承廕以舉人候補員外

郎

九月

特授禮部尚書

冬十月恭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欽賜禮樂名臣四大字
奉
旨同搜閱會試遺卷
是科遺卷
特命大臣搜閱中式若干公與焉
上手賜木瓜一枚
公奏對時
上賜以手中木瓜翌日又奏對

上謂王大臣曰張伯行近來愈強健矣

十一月

上親祭天壇

特命公視牲

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至是特以命公蓋異數云

校閱庶吉士散館試卷

十二月

上親書大福字以賜又

賜鹿羊雞魚畨薯粉掛麵瓜果等物

二年甲辰公年七十四

春正月

命祭　崇聖祠

公副室王太宜人卒

時師栻在家師載隨　公京師聞　太宜人有疾命

星夜遄歸得侍湯藥奉含歛焉後以子官得

誥贈恭
人
二月恭進續近思錄集解廣近思錄張南軒集陳
北溪集許魯齋集
上賜公食
皇上耕耤陪祭先農侍耕
三月
上視學公分獻四配隨

駕至國子監聽講

夏四月再奉

特恩賜一品封典

前任侍郎時已奉

恩賜一品封典茲再遇

覃恩部中照尚書品級開列奏請奉

特旨張伯行着給與一品封典於是又受光祿大夫

禮部尚書封

誥追贈三代

奉

旨往闕里追王　至聖五代

賜凉帽蟒袍紗緞錦貂皮

御製碗紫金錠等物奏請便道歸省

俞允居家一月

閏四月至闕里祭告　先聖翌日行追封禮

行聖公贈遺甚厚公悉郄之

受闕里誌一部蓍草一束

公抵家省　親

時　耿太夫人康健如舊公至詢問起居陳列
君賜以悅親心

公展　墓行焚黃禮
以一品
封典告

公宴親友
公宦遊日久每念故鄉親友茲暫歸喜得相敘而
劉學山孔照九孔際可孔時可等諸君尤爲公少
年同學悉延至家杯
酒道故歡然相得

議復請見書院

時請見書院因無人經理幾絶絃誦公命師栻師載修葺墻屋且面訂孝廉劉學山先生主教事次年遭公喪又值水災不果行歲丙午始得遵遺命延劉先生主教徧招邑之英才就學書院復興

五月公復

命

降一級留任

時議禁止入廟燒香一案禮部行文錯誤吏部議降一級調用奉

旨降一級從

寛留任

六月奉

旨議 文廟從祀

文廟從祀諸儒奉

旨詳議 會議得復祀於 廟者六人增祀者二十

人入 崇聖祠者一人增置博士者四人其中如

宋儒張載父迪應照周程朱三子之父例陪祀

崇聖祠前明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皆學術醇正人品端方爲聖道嫡傳允

宜從祀兩廡則出公一人之卓見也俱奉

旨准行

八月

欽賜御製朋黨論

冬十月奉

旨加二級

公命師杖師載塟副室

誥贈王太恭人

塟於陳皁岡

祖塋之次

十二月

特旨開復降級
御書大福字以賜又
賜鹿羊雞魚香薯粉掛麵瓜果小菜等物

性理正宗成

公以性理大全成於永樂年間當時纂輯尚有未當如蘊于聽陸子靜等係別派而混行採入如邵子皇極經世蔡氏皇極内篇律呂新書因數言理非身心要務又如詩賦字學亦非學者所急故另爲綱目編成是書又以薛胡羅三子爲明醇儒令應補入而

本朝大儒則傚續編公是時部務殷繁不遑寧處每
遇休沐即行編輯閱三年而後成

三年乙巳公年七十五

春正月疏謝免分賠銀兩

先是戶部歷年虧空銀兩百餘萬
上命歷任堂官司官分賠部開列請
旨
上諭銀庫所缺銀兩與馬齊徐潮張鵬翮田從典張
伯行等無涉俱豁免公特疏謝
恩

公檢生平所著書籍

時未開印不辦事盡日在寓觀書忽檢點生平文集及所纂輯著述諸書以未刻者授師載曰此吾生平未了事汝切識之當成吾志次第刻成不可畏難而輟也師載意公老年好學孜孜不倦如此初不料竟爲遺命　又一日忽問師載曰程二夫子年幾何對曰七十三又問曰朱子年幾何對曰七十一

公默然

二月奏請上

陵

初四日公自請上

陵

上以公年老
命勿往至初六日公又面陳臣從未謁
陵積誠願去
上曰有年紀人在
太廟陪祭與往
陵上一般不去罷初八日往先農壇演耕初十日陪
祭
社稷壇十二日陪祭
太廟皆康
健如常
十三日公疾
是日忽有微疾不能上
朝翼日未瘳

十五日公疾亟口授遺疏

是日巳時忽痰氣上湧神色昏迷師載徬徨無措亟延醫入視云痰盛不便進藥至二更神清命師載具紙筆代書遺疏師載泣曰大人何遽至此曰非汝所知也口授師載命速書其略曰臣中州鄙儒由進士候補中書歷陞巡撫賦性迂直不協同官屢干吏議蒙

聖祖曲賜保全署理倉場旋轉戶部右侍郎恭遇

皇上登極

知遇深恩曠古未有陞授禮部尚書一品

龍章榮及祖父恩膺下逮臣子奉

命祭告

恩假回家

欽賜疊頒
隆恩難報臣雖年七十有五不忍乞休回籍又以龍
鍾衰老口耳不能從心屢欲奏對中懷惶悚寤寐
難安不料今月十五日忽得痰症延至十六日愈
加沉重醫藥罔效犬馬之年已盡而報
主之恩未已仰見我
皇上聖學聖治媲美帝王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
不周伏願
聖性
王心慭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糈以養廉吏明法
以懲貪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為千古第一首出
之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臣不勝惓惓禱祝之至

十六日戌時薨

遺疏書畢封固命師載善事　祖母神氣覺時清
時昏云明日不知可能至
乾清門再見
皇上否至五鼓欲起身上
朝師載稟云天尚未明大人姑待又屢欲上
朝師載見言語不清又稟云已遣人告知本部不必
去乃止未時痰又上湧語言難辨或說
乾清門或說
朝裡或持師載手若有所囑但不能明大約命師載
善侍　太夫人也至戌時薨薨後德容藹然不異
生時。先是師栻奉公命留侍　耿太夫人久離
膝下二月中旬稟命太夫人入都定省未及中途
而訃至倉皇易服於三月初二日抵喪次竟不獲
聞遺命奉含歛終天之痛寧有極耶

二十一日

上命　鎮國公散秩大臣侍衛十人奠茶酒

十七日送遺本到通政司因奏字錯書題字令改寫故啟奏稍遲二十一日

上見遺本即

命鎮國公十二爺副都統額爾德

御前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行三叩禮不循常格

二十三日

特恩加贈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次

諭大小漢官齊集送喪

遣本奉

旨張伯行効力年久持躬孤介簡任秩宗恪勤供職忽聞病逝朕心深爲軫惻着加太子太保於䘏典定例外再加祭一次以示優䘏舊臣至意又奉内

閣傳

上諭原任禮部尚書張伯行家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着齊集出殯之日俱着送殯

夏四月蒙

恩給全葬

禮部具題爲
賜卹事准吏部咨稱禮部尚書加二級張伯行病故
等語應照定例按其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該
布政司給與一次致祭銀兩遣司道官一員讀文
致祭祭文該衙門撰擬應否與謚伏候
上裁其
特恩加祭一次由戶部給發祭銀遣臣部堂官讀文
致祭出殯之日遵
旨傳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俱齊集可也奉
旨依議還與他謚

賜謚清恪

內閣擬謚上
呈

欽定清恪
二字
五月
諭祭
上遣禮部右侍郎景日昣致祭其文曰抒誠宣力人
臣盡職之經賜卹施榮國家酧庸之典必服休亮
采令望克著於生前斯增秩易名厚予聿隆於身
後爾張伯行秉心誠實賦質端凝幼學壯行砥廉
隅以立志家修廷獻勵公慎以居官由監司而歷
任封疆行多清操自閩嶠而旋移江左政有賢聲
久持農部之籌兼司天庾洎擢春官之長允稱秩
宗正倚毗之方殷詎沉痾之忽遘遽聞奄逝深用

軫傷贈宮保以晉階遣天潢而賜奠旣逾常格特
表殊恩載考彝章更從優䘏於戲想履聲而眷懷
耆舊風度猶存頒祭醱而咸集官僚哀榮備至爾
靈不昧庶其祇承

六月柩出京師

六月師栻師載扶公柩出都門先是奉有大小漢
官齊集送殯之
旨至是齊集親送
郊門觀者如堵

秋七月柩至儀封

出都門後因一路大水於七月二十日乃克抵儀
封沿途各官以及經臨府縣致祭於道迎送於郊

者不可勝數且有仰公正學慕公清德幸一展拜
柩前者至豫省官長暨紳衿戚族郊迎路奠白衣
冠而至者
幾千人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紳士奉公栗主入東林道南
祠

錫邑紳士感公前撫蘇時講學東林書院敦請師
儒作養後哲一時人文振起遺澤常新爰乃公顏
置主崇祀院中得請於是月之二十七日闔邑官
僚紳士奉公栗主崇祀道南祠永樹多士儀型於
南國
云

九月

諭祭

上遣河南布政司分守開歸道沈廷正致祭其文曰
國家重禮樂之司寅清攸賴人臣勵靖共之節恩
卹宜隆生被殊榮殁膺異數聿須綸綍寵及泉扃
爾張伯行厚重凝姿恪誠立品巍科早掇既經術
之夙優仕籍旋通即政聲之克懋由監司而敷化
節鉞頻加歷中外以宣猷度支尤謹潔清自好禀
終始之不渝澹泊可甘徵涵養之有素朕眷懷成
績命長春官方冀克享遐年詎意忽聞奄逝考彝
章而賜祭稽謚法以易名於戲舊德猶存永垂休
於竹帛新恩載賁誕被澤於松楸爾靈有知庶克

祇承

公既没之明年丙午四月師載至省城布政使司

恭領

御製碑文

文曰朕惟人臣勵篤棐之忱靖共匪懈國家重股肱之誼恩卹攸隆生則異數頻膺没則嘉名用錫焕丹誥而樹青珉誠盛典也爾張伯行秉姿耿介立行端嚴監司夙試著勤慎於河防觀察旋遷奏

公平於獄讞秉海疆之節鉞携琴鶴以相隨駐澤

國之旌幢凜氷霜而自勵洎乎董天儲之出納掌

邦賦之度支常稟小心彌敦素節朕眷深眦倚擢
長春官不圖疾病之偶嬰遂軫老成之奄謝晉加
宮秩沛以褒崇載攷典章謚曰清恪於戲襟府常
澄用著潔清之操朝端宿望尚傳儼恪之心永勸
豐碑昭於奕
世不亦休歟

五年丁未春三月十五日葬公於城東南之藕河村

初奉
旨給公全葬悉遵
儀制建坊鐫石器品如數至是年工始竣乃於三月
卜兆於本縣城東南之藕河村奉公柩葬焉屆期
送葬者遠
近畢至

九年辛亥春二月奉公栗主入鄉賢祠

閩邑紳衿以公道德事功冠絕一時公籲當事具

題

俞允入祠於是月羣迎公主入鄉賢祠僉云俎豆千

秋可無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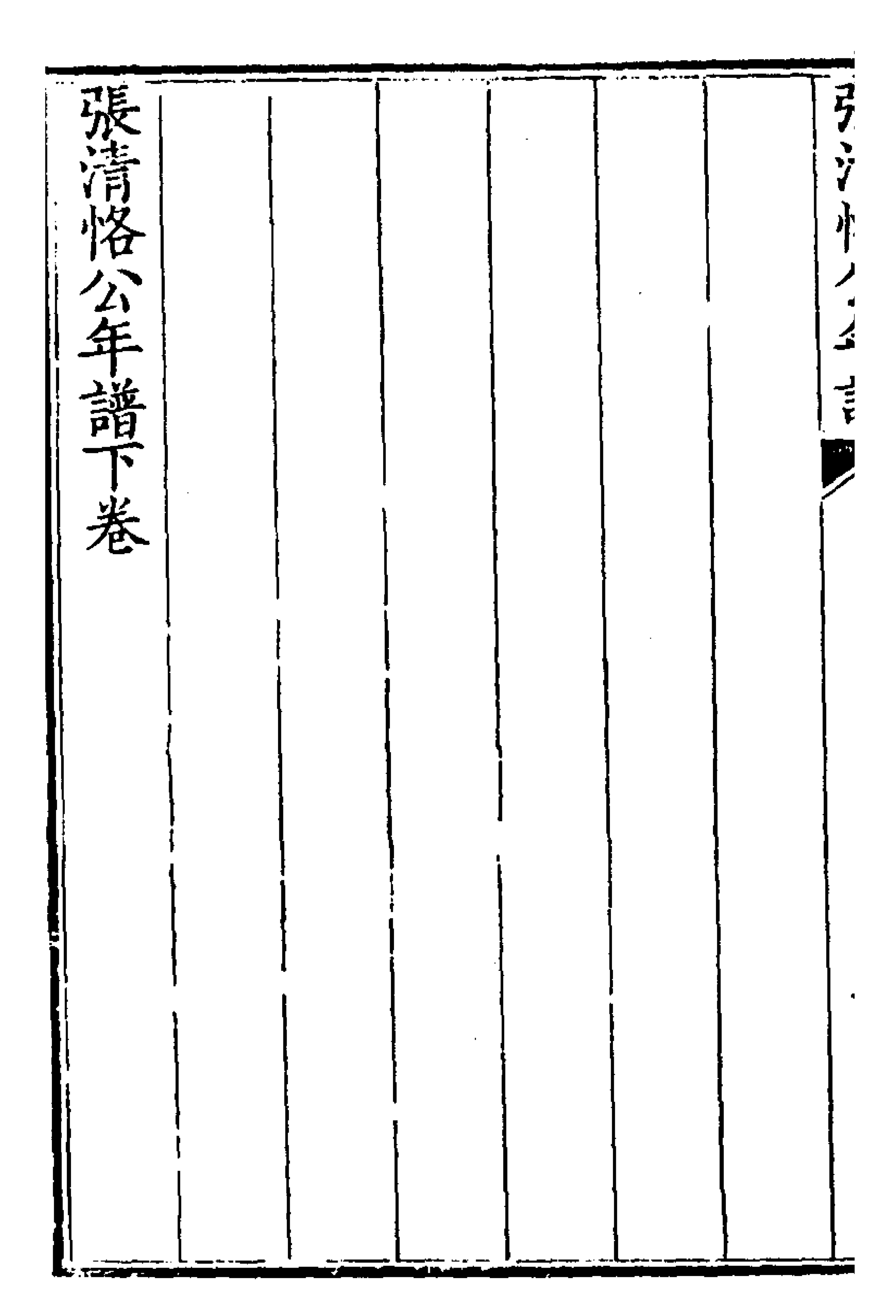
夏四月閩邑紳士奉公主入專祠

公居鄉里幼學壯行求志達道德被桑梓惠施𡢃

睦出處悉合儒先洵爲鄉邦模範閩邑紳士感公

德澤籲請春秋專祀食報

蒸嘗以與後人之觀感焉


張清恪公年譜下卷

張清恪公年譜

先公生平事蹟炳著宇內天下人無論知與不知無不仰公如神明焉 師栻 師載駑駘鈍質學植無成未能窺測高深於萬一何敢敷陳已事妄爲編輯顧念趨庭之下日聞嘉言日親懿範未嘗不默識於心以爲終身法守尤願後人克承祖德罔有廢墜攷之家乘已有餘師是不可以無紀爰倣朱子年譜例自 公始生以迄於歿事無鉅細咸敬書之彙爲一帙編年紀月不敢紊也條分縷晰不敢遺也質而無文直而不諱以昭信也至若 公出入

禁闈論思密勿所奏對皆

朝廷大事不以語人人問亦不答間或篝燈夜分草奏牘數百言錄就即焚其藁以故 師栻兄弟無由知譜中益從略焉非直缺疑而已或不背

先公初志也夫男師栻師載薰沐拜手謹識

吾師

清恪公張先生學業彪炳於寰區政事懋昭乎

國史古人所稱三不朽益兼備焉此無事後賢之
顯揚盛美而後可以聲施奕世也惟是 先生以
身任斯道之傳一言一動無不可為天下法而其
與世齟齬方困窮抑塞時擠排以致之危地者披
猖突兀百變而未有窮而 先生巍然屹立聲色
不動卒致陰霾掃盡見白日於青天此其定識定
力肩荷斯道豈史官所能盡載一時學士大夫能
推究其淵源者哉嗣君年譜之編有由來巳譜既
成 正家與同門費子 元衡先後與校讐之任乃知
先生一生立心行事無一不本於至誠其於橫逆
之來可生可死終不可以貶吾道嗚呼聞風者當
奮然而興矣爰敬述編次之由而并附所見告天

下之有志學　先生者雍正十二年九月受業門
人程正家謹識